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暮色记忆

尚丽娥



春天简历表

董国宾



石板路在晨雾中泛着青灰的光泽，如同被岁月反复漂洗的棉布。酱菜店门前的青苔总在梅雨季疯长，裹着荷叶的咸菜包悬在竹匾边沿摇晃时，阿婆正用浆糊黏合碎布头——这些从国营布庄捡来的边角料，经她巧手拼缀，能变成孩子们书包上振翅的蝴蝶。

煤矸石堆在巷尾闪着幽蓝的光，我们曾在这里拾取形状奇特的石块当粉笔。铁路子弟小学的早读声漫过矮墙时，副食店女工恰好揭开酱缸的竹篾盖，咸鲜气息与煤车经过扬起的粉尘在空气里缠绵。穿蓝布衫的跑堂拎着铝制食盒穿梭，盒盖与提手的碰撞声应和着布庄缝纫机的哒哒声，惊得趴在煤堆上晒太阳的野猫倏地窜进墙洞。

正午的日头偏爱老邮局的琉璃瓦，八角窗棂将光影切割成菱形洒在青石板上。戴白袖套的会计把算盘珠拨得清脆，隔壁布庄的姑娘们却总在此嬉笑着解开麻花辫——她们把尼龙袜套在手腕上当装饰，新烫的卷发垂在的确良衬衫领口，像极了供销社玻璃柜里陈列的绢花。煤炉上煨着的豆腐汤咕嘟作响，

辣子炝锅的焦香钻进巷子每个褶皱，连趴在门槛打盹的老狗都会突然支起耳朵。

铁皮信箱上的绿漆早已斑驳，却总在周三下午准时吐出远方来信。穿邮差制服的老赵蹬着二八大杠经过时，车铃会在裁缝铺前多响两声——阿婆的孙女刚学会用缝纫机，扎坏的碎花布在墙角堆成小山，倒成了麻雀筑巢的好材料。我们曾偷捡这些碎布蒙在玻璃瓶口，灌进萤火虫，做成灯笼，却不知那些莹绿的光点，正映亮过路矿工眼角未拭净的煤灰。

暮色从铁轨尽头漫来时，樱花树的影子会爬上供销社的山墙。这些虬曲的老树在春风里撒落碎玉，我们在飘旋的花瓣间追逐铁环，金属与青石的撞击声惊飞栖在电线上的麻雀。理发店旋转灯箱的三色条纹早已模糊成混沌的光晕，却仍固执地转着，像卡在时光缝隙里的走马灯。玩累的孩童常蹲在煤堆旁，用树枝勾勒蒸汽机车的轮廓，却不知那些线条与三十年前某位工程师的蓝图惊人相似。

国营照相馆的橱窗永远蒙着淡黄的

滤镜。穿工装裤的青年扶着永久牌自行车站在煤渣堆旁，背后井架的白烟在相纸上凝成云絮；扎红头绳的姑娘捧着搪瓷缸，搪瓷缸里晃动的不仅是糖水，还有副食店“发展经济”标语的倒影。这些影像如今蜷缩在奶茶店的霓虹灯牌下，与新漆的仿古招牌共享着潮湿的霉味。

最深沉的夜色属于流浪的火车汽笛。当最后一班矿车驶过樱花隧道，月光便开始擦拭青石板上的辙痕。煤矸石在幽蓝中闪烁，如同大地珍藏的星子，而我们曾以为永恒的事物——布庄柜台后的檀木尺、邮局窗台上的浆糊瓶、甚至阿婆荷叶包上精巧的纸绳结——都随着南迁的候鸟，消失在铁轨延伸的远方。

只有老裁缝的顶针还卡在墙缝里，铜质表面隐约可见经年摩挲的纹路。梅雨时节的某个清晨，我看见穿汉服的少女举着油纸伞在巷口拍照，伞面流动的牡丹与墙头残旧的标语重叠，恍若两个时空在此悄然接驳。布庄旧址的奶茶店正在研发“怀旧煤球蛋糕”，而真正的煤车已改道他方，只在雨季来临时，让涨水的阴沟泛起记忆的沉渣。

春天轻快地来了，濯了把脸，披一身薄衣，穿一双风做的跑鞋，细言细语，声如雨丝、如嫩草，一转眼就在大地上溜达开了。它羞涩地、悄悄地、若隐若现地，从天边来，从山中来，顺路走到原野，走向堤坝，走入水湾，走上村边小路，去传递春天的魔力。

春天俏皮地踢上几脚，大地上的草儿花儿就从慵冬中苏醒过来，光秃秃的地面冒出了细尖儿、嫩芽儿，似乎蹲在地上抽上一袋烟卷，绿色的丝条就密织成一片片大绿毯，各色花儿也不知从哪里跑过来，挂在交叉的枝条上，显摆着绿叶间。

春天如炸开的云朵，大人小孩都憋不住了，纷纷走进春天里。

人们迈开脚步走进春天，也就走进了真实的世界中，它比绽放的烟花更迷人。人们走出家门，提个小竹篮、小条篓，漫山遍野去采摘野菜。野菜是春天的赐予，长在山岗野地的花样繁多，野蕨菜、野荠菜、野蛤蟆菜、马齿菜、野芹菜、苦菜、小根葱等……野菜收藏了丰足的春天的味道，做成菜肴摆上餐桌，样样算得上人间美味。若将其晾干妥藏，待春天走远了，还能再拿出来烹食享用，似乎春天又跳回跟前，又似乎这亲亲春天是品味无尽的。

春天是时光的简历表，桃红柳绿的表情归属春天，柳絮飘飞薄烟缈缈将情趣献给春天，物象交替的规则呈给了春的别样风情，给慵倦一冬的你我他送来了神采飞扬。

春天，随处迈迈脚，伸伸臂，左看一眼，右瞧一瞬，街头巷尾村角塘坝处处流动春声春情。春风蹑手蹑脚去亲吻柳条，微微吹皱碧绿水面，转眼又跑去花海，偷偷向八方传送花香。跟孩子似的，还爬上高枝，俏皮地掀起青鸟的羽毛。阳光躲藏的天气，不闻鸟声啁啾，春雨见缝插针编织童话来了。不知那是什么春花儿，雨丝细细密密从高天降落，滴滴晶莹恰好乘势入怀。春雨疯着闹着笑着，花儿也跟着笑着乐着，那娇娇柔柔引人怜爱的姿态，给了春雨可贵的赞赏。

春天时钟的刻盘上，时针一圈圈转着。时针的脚步走向河堤，岸柳青了。走向山谷，山谷发出青春的回声。走向农庄，农人沐浴春色笑迎春风。当风筝高飞的时候，庄户人家迎来春耕春天的简历表，也就挥笔写到了时光深处，这是土地对春天的忠诚。

春天像飞速翻动的书页，一天天朝未来滚动着。不经意的某一天，忽然槐花开了，榆钱长成一串串一树树绿蝴蝶，泽塘边菖蒲矗立成一道道幕墙，小蝌蚪快乐得在温暖的水里游动，日影草色接壤了初夏的色彩，晴空一碧的春天里，春阳便暖了千门万户白叟黄童的心房。

走春天，犹如走人生。春天的园子里，若投入无限的真诚和用心，去抓住一把把一闪即过的春色和春意，在人生的山头上，自然会孕育出人生的希望和花朵。

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

岳桂荣

春节期间，给几位老者拜年。简单寒暄后，老人们都夸赞我看上去好年轻，多年不变样。我压抑住因赞美得来的开心，嘴上挂出谦虚：五十多岁的人了呢。她们便指着自己满头白发和纵横交错的皱纹说：好好珍惜，年轻最好。回家路上，我正要尽情享受赞美带来的耳热，却又在回味她们说话的表情中发现，她们的赞美根本不是对我，而是对着曾经年轻时光里的自己。

时间流如箭，年华似流水。年去年来白发新，匆匆马上又逢春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，耕耘出多彩人生四季。时光不说话，只默默向前走，从春耕到夏，又从秋耕到冬，生命的河流徐徐铺展在天地之间。温润如玉的少年在春意盎然中朗朗读书，意气风发的青年为追寻梦想悬梁刺股，叱咤风云的壮年敢上九天揽月，白发满头的老年一任阶前雨滴到天明。在四季轮回中领略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登顶风光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，耕耘出心灵避风港。每颗疲惫的心呀，都安放在家中那盏静静守候的青灯下。晨光微露中起身劳作的身影，夜深人静时缝缝补补的虔诚，都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中浇灌出幸福的笑脸，爱与温暖缓缓流向如水的时光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，赠予人们泥土芬芳，又收获丰硕果实。每一次深耕细作，新翻的泥土纷纷拥抱闪光的梦想。梦想的种子发芽、开花，最终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，诉说时光沉淀的力量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，赠予每个人成长契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。永远有比自己年轻的人和比自己年迈的老人。只要时光给予我们活在当下的机会，我们就可保持一颗宽谅解喜悦的心感受生命，如同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

又到春天。看到大地上春耕的人们，仿若看到时光在生命中的耕耘，感受着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轮回，新生的喜悦与希望爬上舒展的眉头。